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女儿经之一

如果一个人必须完成一件自己不喜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做好，然后结束。这是我女儿经的第二个主题。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得尽量至情。人总有点事情不得不做，但真心不喜欢，却也逃不掉。所以，此刻要牙根一咬，大吼一声，一鼓作气做掉它。太阳小时候试图一边做作业，一边玩，我就这样对她。人生最烦人的事情，就是自己讨厌的事情还总在手边绕。不过有时做着，突然喜欢了。

后来到镰仓旅行，在寂静小店里见到一条绑在头上的布带子，正中写了一个大大的勇字。便给太阳买了。那时太阳已是大学的最后一年，忙得要命。给她殷殷地寄了去，建议她熬夜作业时绑在头上。太阳说，时不时就这么绑着头通宵不睡，有时也大吼一声，为自己助威。在 skype 上给我看，对疲累杀气腾腾，勇往直前的一个“勇”字下的脸，煞是好。看。

日本友人川上来上海旅游，我自当尽地主之谊。川上喜好摄影，尤钟情于花卉林木专题，于是我便请他去上海植物园看看。

在盆景园内，川上拍了几张造型奇崛、姿态各异的松桩盆景后，我们便信步漫行。在牡丹园平桥的岸畔，有几位游人正围

和“樱人”赏樱

王琪森

色的樱花在疏密相间的枝干上，花瓣鲜嫩华润而色彩素雅明媚，特别是在午后的阳光映照晕染下，泛出亮丽而婉约的光泽，使人感到岁月的悠然流动和生命的盎然诗情。

难怪来自樱之国的川上激动地举起相机，连连按动着快门，似乎不容错过每一个应当摄入的镜头。我知道川上对樱花有着特殊的情感，为此被人们称为“樱人”。而此刻，他却在这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邻邦与早樱不期而遇，也算是因缘际会了吧。据植

物园员工介绍，这棵冬樱系本园“观赏樱属植物引种”课题内容。同时开放的还有蔷薇园中日友好林与梅花林交界处的一棵、温室草坪广场西边小桥头二棵。从而和凌波仙子的水仙、暗香浮动的腊梅，为“冷香飞上诗句”的季节传递花之韵、春之声。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和川上又来到温室草坪广场西边的小桥头，这里的两棵樱花品种是十月樱，花瓣是复瓣，呈淡粉红色，因而花型比冬樱更丰满艳丽，花色也更妩媚艳丽，展示出旖旎的风韵和俏丽的风姿，似乎充分让人领略了樱花之美，尤其是在阳光折射下，每个观樱人的脸上都漾起一层绯红，不由使人吟咏起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樱花的名句：“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之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川上边拍着照片，边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对我说：“去年日本地震，并引发了核泄漏，看来今年的樱花期要受影响了。而我却在这里遇见了樱花，这也是我这个‘樱人’的运气吧。”



宿云初散 (中国画) 周逸范

观爱尔兰当代艺术展

邱峰

撕破视野的屏障、质疑一直被尊敬的教义、重审那些臧否模糊的世象，这些举动的背后，很可能是藉由对西方主流价值系统不再信任，进而迸发出来的一种绝望之力。近期，你可以从“cutting a door, 爱尔兰当代艺术展”中，屡屡发现与上述描述暗合的行为。

去上海的“东廊艺术”参观本次展览之前，我曾经和爱尔兰籍策展人罗伯特·奥康纳，就“cutting a door”的翻译进行过探讨。这个短句，是本次展览的标志性符号，本义是描述在户外进行巫术仪式时，巫师用一柄长剑或类似的器械在地上画个圈，以完成两种空间的切割和区分。圈外，是非巫术控制的常态区域；圈内，是一个通灵、通灵的界面，巫师的术法操作将在这个圈内进行。总之，这个短句意指：以一个瞬间性的切割动作，来实现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界面的转换和隔绝。于是，我给“cutting a door”备选了两个似乎对应得不那么工整的汉语词语：定界或越界，旨在传达这个英文短句中由此至彼之变的核心含义。

从参展的近十位爱尔兰艺术家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人类共同关怀的一些命题，也读到了这批出生于上世纪后半叶的爱尔兰人，在对世界进行揶揄、批判和警示的时候，所流露的悲天悯人。这些艺术家们均运用了较独特的传导形式，假如我们期望用一张简单的逻辑之网，去完整地打捞这些作品的传播意图，就变得不智了。

要对这些爱尔兰人的艺术作品进行概括性解读，较为便捷的途径，可能还是回到策展人罗伯特·奥康纳策划本次展览的灵感来源：西方巫术。

近年来，如果你对西方世界出现的种种危机有所耳闻，那么你对今天西方人渴望自我拯救的状态就多了几分理解。今天的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以往尊崇的主流价值系统，正不断把他们引入迷途。由此，人们恍如自己的祖先，把目光再次投向那些过去曾被鄙弃于主流之外的领域，并期待在那里深藏着给人以出路的暗语。

从意大利罗马飞抵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时，正值漫天大雪，四周一片白雾茫茫，整座城市犹如一个梦幻世界。好在宾馆离机场不远，加上前台又是一位华裔小伙子，尽管中文不太流利，也足以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第二天，我便冒着风雪开始寻梦之旅。奥地利有 830 万人口，素有“世界音乐之都”之称。多少年来，这里的人们以莫扎特为殊荣，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的塑像、画像，以及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商标和纪念品，令人感到莫扎特一直就在身边。而首都维也纳更像是用五线谱组合的城市，几乎所有世界顶级的

乐团都到这里来演出，市内大大小小的剧场天天爆满，音乐就是奥地利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我在维也纳参观的第一站，便是心仪已久的金色大厅。能够在金色大厅欣赏一场音乐会，是一种奢望。

寻梦维也纳

朱大白

因为所有场次的座位早在两三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为此，那天我只得胆去找票务主管碰碰运气。当值主管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长者，和蔼至极。当他得知我是在意大利举办画展特地来场的中国艺术家时，便马上予以安排了当天音乐会的站票，才 4 欧元。当我一再致谢时，老先生还嘟囔了句中文：“好，你！”顿时引来一阵笑声。这天傍晚，我着正装进入金色大厅，站位区已是人头攒动。音乐会的主题是室内乐，由维也纳的一支著名交响乐队分别演奏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和第 27 钢琴协奏曲。贝多芬一生只写过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曲目作于 1806 年，并于当年 12 月 23 日在维也纳首演，引起轰动，被认为盖世之作。乐曲从定音鼓的敲击声中开始，小提琴孤傲而激昂，在静默的慢乐章中流淌出诗性般的温柔，结尾的一段 G 小调旋律优美舒畅、华彩辉煌，让人回味无穷。而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则是作者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协奏曲。全乐章幽深、柔和，把单簧管独特的一种高雅与神秘音色发挥到情深极致。值得一提的，是全场观众的欣赏水平极高，大家正襟危坐，凝神注听，连偶尔有的小声咳嗽，都要屏至乐章之间才发声，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融入到音符之中。那天演出结束之际掌声雷动，乐队谢幕达到八次。

此后，我还到奥地利国家歌剧院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该剧与莫扎特的乐团都到这里来演出，市内大大小小的剧场天天爆满，音乐就是奥地利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我在维也纳参观的第一站，便是心仪已久的金色大厅。能够在金色大厅欣赏一场音乐会，是一种奢望。

《费加罗的婚礼》称为喜剧的双绝。罗西尼在剧中充分运用了他所擅长的管弦乐旋律的流畅轻巧，以及率直淋漓的节奏感，把充满讽刺的幽默情节细腻地刻画出来。

以前在上海曾聆听过廖昌永先生演唱其中的“快给大忙人让路”片段，那一大段“绕口令”式的演唱，难度极高，令人赏心悦目。而现在能够在音乐之都欣赏到整场原版歌剧，且歌唱家个个演技出色，把包括费加罗在内的剧中各种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简直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在中场休息时，我遇到了一位香港留学生，他是当天乘大巴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抵达的。听完音乐会后，他又得连夜赶回去，因为明天还要上课。他告诉我曾经用这种方式欣赏过几场中国歌唱家的独唱音乐会。“音乐能使你梦想成真”，小伙子的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由于天气原因，我不能去萨尔茨堡瞻仰莫扎特的故居，但特地赶到了位于维也纳近郊的国家公园，向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大小施特劳斯和海顿等一批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墓碑献花。那天，四周飘零着朵朵雪绒花，似残帛飘散于空。我默默地站在那里，静之远息，于无声处感悟着人类和谐的花彩乐章……

由于天气原因，我不能去萨尔茨堡瞻仰莫扎特的故居，但特地赶到了位于维也纳近郊的国家公园，向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大小施特劳斯和海顿等一批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墓碑献花。那天，四周飘零着朵朵雪绒花，似残帛飘散于空。我默默地站在那里，静之远息，于无声处感悟着人类和谐的花彩乐章……

由于天气原因，我不能去萨尔茨堡瞻仰莫扎特的故居，但特地赶到了位于维也纳近郊的国家公园，向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大小施特劳斯和海顿等一批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墓碑献花。那天，四周飘零着朵朵雪绒花，似残帛飘散于空。我默默地站在那里，静之远息，于无声处感悟着人类和谐的花彩乐章……



维也纳街景 (水彩画) 朱大白

究问篇载：子曰：“君子思达，小人思下。”此章似不难解，但古今学者仍有差异。本文稍作归纳，约有以下四类说法。

其一，古有学者说：“君子日长进一日”“小人日沉沦一日”。今有学者说：“君子向上看齐，小人向下看齐。”“君子向上走，小人向下走。”均严守原文，没有任何发挥。因原文字面义十分浅显、明白，故译文等于没译。

其二，古有学者说：“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所以与君子反也。”今有学者说：“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此类解释和译文将“达”的目标掺入，意义似乎深刻一些。今之学者多采纳此说。但是，“仁义”“财利”云云大概并非孔子的全部意思，需再加探讨。

其三，古有学者说：“……是上达者，谓达于佐国理民之道”“仲尼悼礼乐废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此上达之义也”。从治国平天下角度理解上达，自有其道理，但仍属片面，今之学者几乎无人考虑此义。

其四，古有学者说：“君子思达，与天合符。”“君子思达，故大道可受……小人思下，故小道可观……”“上达为上通于天也”。今有学者说：“所谓‘上达’，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升华的。所谓‘下达’，就是比较现实的、卑下的。”愚以为，此类理解大概符合孔子心目中的“上达”。

孔子教导弟子们“志于道”（里仁篇），赞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篇），慨叹“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所以君子应该上达于道。上引上达于仁义、上达于佐国理民之道均在其列，但具体在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

上达于道，可以算作正解，不过仍不完满。孔子之道的最高层次是“天道”（公冶长篇），不说上达于天道总是没有追到根本。孔子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又说“天生德于予”（述而篇）。故君子思达的最高目标是达于天——天道、天德、天命。

上达，是君子生命的无止境过程。达于天一般在壮年以后，孔子是“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常人恐怕需要更长时间的修炼。而且，后面还有“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两个具体层次。

四公子以四为具，战国有信陵孟尝春申平原，清初以侯朝宗、冒襄、方以智、陈贞慧，皆有艳史，侯有桃花扇佐证，后入仕，建壮梅堂以示梅意，冒襄爱妾董小宛，为顺治帝占去，今有学者考据顺治帝之死，因董鄂妃（小宛）死去，不久他也死去，此事曾拍过电影，舒适饰帝，后人深山为僧。民国有张学良、袁克文等为四公子，袁克文为袁世凯次子，厌仕，曾有诗劝父，意高处寒风，现《护国军魂》中以袁克文为四公子，孰为正误望诸掌故者识之。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我站在金碧辉煌的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开始了星期广播音乐会历史上第一个西方经典音乐剧作品的独唱音乐会……眼前的音乐厅，明亮、奢华，墙壁四周镶有精美的壁雕，大厅内的水晶吊灯晶莹剔透，映衬着宝蓝色的座椅，熠熠闪光，在灯光交错中，我眼前忽然闪现出了三十年来的一幕幕景象，那画面，犹在昨日，令人难以忘怀！

我的音乐人生是伴随着“星广会”一起成长的，从第一期开办至今的三十年风雨之路，“星广会”带给上海市民无限的欢乐和周末早晨的殷殷期待。在它诞生之前，电台的广播是市民们可以获取音乐享受的仅有的几个渠道。小时候，广播电台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得最多的是外滩北京东路的广播大厦，门口有解放军守卫，进门要写路条，从我这个孩子的眼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美好。后来自己成了专

业音乐工作者，开始在电台录制了许多独唱节目，曾经录制的对台广播的歌曲，还得到了全国一等奖。那时，我是少儿广播节目每周教歌节目的主持人，为孩子们教唱歌曲，自己写教案，和一群少儿广播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录音。每当广播中响起“哒滴嗒，哒滴嗒，哒哒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时，都让我情绪激昂，仿佛真的要上战场一样。我当老师的天分，大概就是那时萌生起来的吧……

1981 年，听说要开办星期广播音乐会，当时这可真是个新玩意儿，就像现在玩微博那么时髦。“星广会”成了明星诞生的摇篮，是一个出人才、引导音乐潮流的重要平台。上海第一次新秀音乐会，第一次流行音乐会，第一次……都是“星广会”开的先河，我那时是这场盛会的常客，可惜当时的录音已经很难找了。记得我那时星期天上午要演出前，早

早就叮嘱家人和朋友们在收音机前等候。上午十点，全上海大街小巷都响彻了星广会的音乐，那全城同声的独特景象，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时代，任何一点娱乐，都会让全城人兴奋许久。每次演唱完回家后，我就又等着听回播，常常听得脸红心跳，因为那里发出的声音不像是自己的，有太多的毛病可以改进……留下许多遗憾。

1986 年，我去美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一路走在追求音乐的道路上，后来听说“星广会”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停播，我还着实为它可惜了很久……

2001 年，回国报效祖国，2002 年在恩师周小燕教授的感召下我从声乐系来到了音乐戏剧系，开始了音乐剧的拓荒工作，转眼已经十年了……

2008 年，电台的沈舒强、何红柳老师来找我，要我在“星广

音乐之声

王作欣

早就叮嘱家人和朋友们在收音机前等候。上午十点，全上海大街小巷都响彻了星广会的音乐，那全城同声的独特景象，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时代，任何一点娱乐，都会让全城人兴奋许久。每次演唱完回家后，我就又等着听回播，常常听得脸红心跳，因为那里发出的声音不像是自己的，有太多的毛病可以改进……留下许多遗憾。

1986 年，我去美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一路走在追求音乐的道路上，后来听说“星广会”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停播，我还着实为它可惜了很久……

2001 年，回国报效祖国，2002 年在恩师周小燕教授

会上举办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当时我们策划了用故事把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串联起来的音乐剧形式的音乐会，“星广会”历史上第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方经典音乐剧音乐会就这样诞生了。

那天，许多当年的老观众、老粉丝都赶来捧场，剧场里热气腾腾的，下场后，有几位当年的老领导，一直在后台等候，粉丝们围着我热情建议，希望再开一场中国歌剧的独唱会……这一切让我感动万分，时光流逝，剧场新了，音乐时髦了，人成长了，一切都变了，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份对音乐的热爱和亲近，“星广会”给了我们一个回顾、领悟、提升、凝聚的美好平台，我仿佛又听到了从阿尔卑斯山脉传来的歌声：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I will sing once more……”

舒伯特如何为“姐”解围？明日揭晓。我与“星广会”